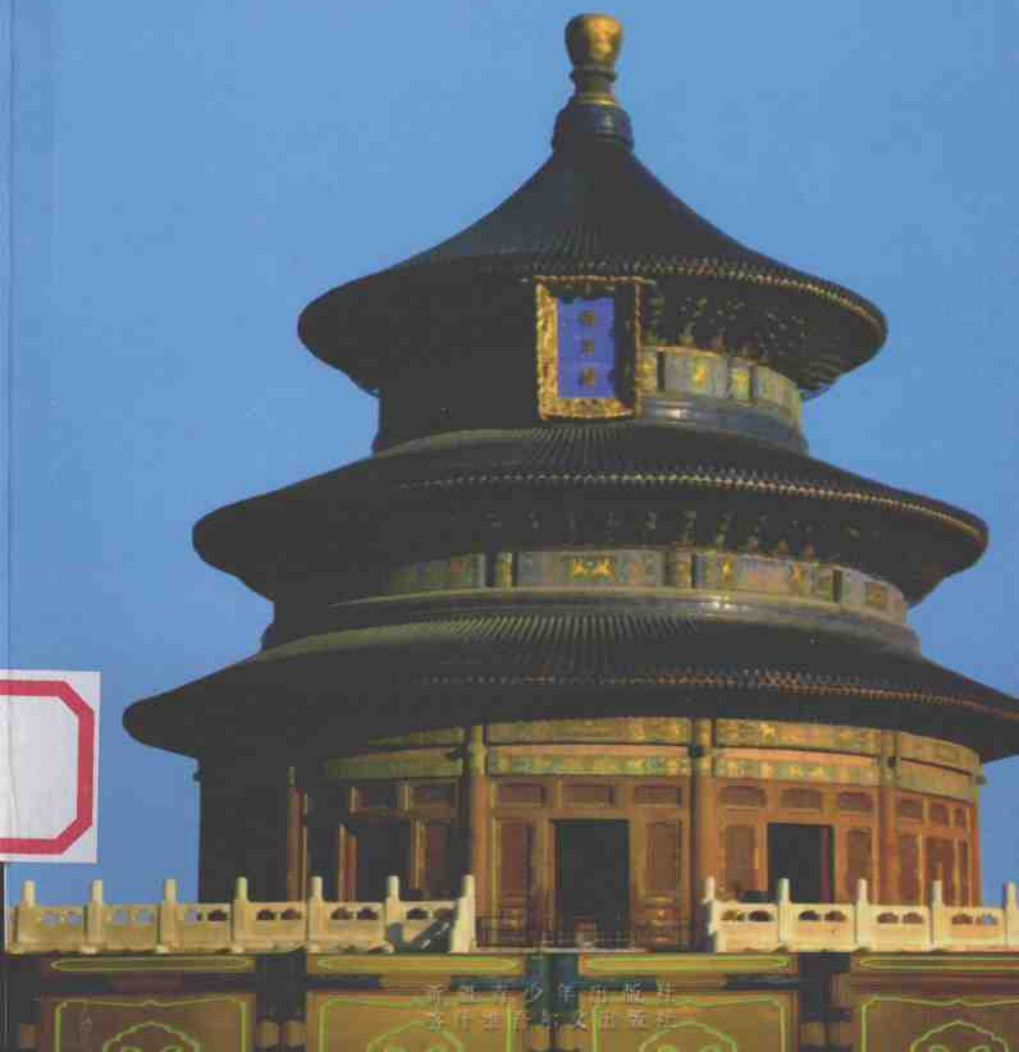


Wen Shi Feng Jing Xian

文史风景线

明武宗朱厚照 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杭州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

C49
79
:2

文史风景线

明武宗朱厚照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史风景线 / 王卫国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 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12

ISBN 7-5373-1465-9

I. 文... II. 王... III. ①文学—通俗读物 ②历史—通俗读物
IV. ①I-49 ②K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60578 号

文史风景线

明武宗朱厚照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1600 字数:3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3-1465-9 总定价:3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21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思想”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《文史风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

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容翔实,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;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学术性兼备;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,适合广大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,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,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,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编 者

目 录

第六章	西北“远征”	1
第七章	花花天子	49
第八章	宁王之变	79
第九章	内忧纷起	152
第十章	武宗之死	197

第六章 西北“远征”

朱厚照从幼年起就好骑射，他的父亲孝宗生前是知道的，甚至在他临死时拉着刘健的手，叮咛嘱咐，要这位将来的少年皇帝戎骑射、多读书，做个好皇帝。骑射本身是一种技能，但主要还是通过骑射训练来培养贵族的尚武精神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一些在马背上争得天下的皇帝，大都提倡这种尚武精神。因为这些皇帝都知道，天下可

以马上得之,但不可马上治之,武功之后要有文治。明朝的皇帝当然也不例外。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前后就提倡文治天下,对皇家继承人都要施以良好的文治教育。对太子朱标,朱元璋特意请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宋濂做他的老师。对皇太孙朱允炆也是聘请名师给予文治教育。但明代皇帝除文治教育之外,仍然提倡武功,从事骑射。这恐怕与古代东方君主的主要责任——惟祀与戎有关系。戎事也就是军事,这是帝王应该从事的神圣职责。明太祖朱元璋戎马一生,而孙子朱允炆只学文不习武,最后被习武的叔叔打败了。明成祖朱棣应该说是“边帅”出身,习武是很自然的事。他对他的子孙的教育既重文化也重武。后来成祖系统的帝系子孙大都保持这种传统。明宣宗朱瞻基和英宗朱祁镇都是亦文亦武式的君主,两人都举行过亲征。因此,明孝宗对于其子朱厚照好骑射,不持完全反对的态度,反而持一种支持的态度,是符合明朝皇家传统的。明孝宗朱佑樞不放心的不是朱厚照好骑射,而是他搞骑射过了头,耽误了文治教育。

朱厚照幼年时踢个球，打个猎，拉个弓，射个箭都算是习武，也算作游戏。问题出在皇太子身边几名贴身太监身上，有些太监有几招几式的武术，娴熟的骑射功夫，投太子之所好，引逗太子一起骑马打猎，十分有趣。但是宫城虽大却不是骑射之所，说到打猎就更困难，这里哪来那么多的野兽飞禽供你打猎？在这里要玩得尽兴，实在困难。宫中地方有限，实在憋的慌。有时太监们引导朱厚照到北京南海子去玩逛，啊！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地方广阔，草木繁茂，禽兽很多，而且一马平川，实在是驰马打猎的好去处。

习武打猎游玩多了，当然习文就少了，读书的兴味也越来越小了。于是那些顾命大臣和科道官就不免对此提出意见，常常也要搬出“祖制”来，要求皇帝应当主要学文和治国之道。他们把骑射和游戏无度等同起来，如果朱厚照在宫城驰马，就会立即遭到物议，到南海子去放开缰绳大跑一次马，敞开地打一次猎，回来时就会接到不少谏章，使人从心眼里觉得不自在。

正德十二年，朱厚照已经 26 岁了。从小就习武不好学文，四书五经未读多少，文章也未写过几篇，但是骑射之术和游乐技艺却大有长进。年岁大了，阅历也多了些，宫中变得窄小了，已经圈不住这位青年皇帝。至于南海子、西山汤泉等处，对朱厚照来讲已经感到腻烦了。他要到更繁华、更有吸引力的花花世界中去发现他的新天地。

这年的八月一日清晨，朱厚照偷偷换上常人的便服，与几个心腹人一起溜出了京师的德胜门，直奔昌平而去。这件事除了豹房外，外廷朝臣一无所知。直到第二天，内阁的大学士梁储、蒋冕、毛纪三人才知道，他们觉得当朝的大臣竟然把皇帝丢了，实在说不过去，于是三个人赶紧出城去追赶，当然是追不上了。追到沙河镇，没有发现皇上的一丝踪迹，只好回来。随后他们上了一本，说：“昨天在内阁，未上早朝，等到午朝，发到内阁的奏本也未发下来。候到申时（下午三时至五时），我们才出朝回家，这才听说皇上从昨天早上就去了城外校场，后来又驾临天寿山。皇上这样悄然离京，恐怕要影响人心的安定，而且每

天有许多国家大事都要等皇上回京才能办理。希望速速回京，以安民心。”梁储等人的这封奏疏，也不过是内阁大臣在交待一下丢了皇帝的责任所在，对朱厚照来说，这封奏疏也不过是些废话，因而不予理睬。只有巡关御史张钦预料朱厚照意图是出居庸关去宣府、大同。他赶紧草了一封奏疏说：“天子出关关系重大。如果要出关亲征，就请先发布诏书，明告天下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而不带扈从，只是‘轻骑潜行’偷偷出关，那么遇到危险，诸臣无法负责。我的职责就是把守关门，陛下即使想要出关，我也万死不敢奉诏，决不会放皇上出关！”

这次朱厚照冲出居庸关、巡幸宣府镇的计划没有实现。朝臣的谏言和巡关御史公开拒绝开关的声明，都使他出关十分困难，只好到昌平的御马房游玩一番，就回豹房了。朱厚照回来之后，就被朝臣们督促着临朝视事，接见大臣，处理章奏诸事所困扰。接着诸臣又旧事重提，要求在没有皇子降生的情况下，由两宫太后召集皇亲、公侯、驸马和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翰林院、

六科、十三道御史等官，来一个扩大御前会议，下诏从宗室中推举一位合适的宗室子弟，迎取来京，加以教养，使之熟习宫中礼仪，主持内廷祭祀。如果他日朱厚照有了皇子，此人就可以出封藩王。假如真的不生皇子，则此人就可以继承皇位了。随着朱厚照由少年到青年，眼下已经 20 好几了，但是还不见生有皇子。一后两妃没有生皇子，这可能和朱厚照搬入豹房，不再亲近后妃有关，但他在豹房有那么多的女人陪伴着他，10 年过去了，仍然不见皇子的影儿。这件事对于这位青年皇帝来说，既是痛苦烦心之事，也是困惑不解之谜。对这件事，朱厚照的内心充满了矛盾，有时对自己可以生皇子，似乎充满信心，但有时却又丧失自信。皇亲和朝臣所献的那个主意，朱厚照又觉得先找一个侄子辈的人当候补太子，在自己心中觉得不是滋味。他虽然拒绝了这种办法，但这件事却时时萦回在脑际，久久不去，使他心烦意乱，还是不如到外地散散心去。

朱厚照从昌平回来，不到半个月，就第二次想冲出宫

去。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北京城黑幕笼罩，半夜时分，路断行人，却有一人带领一行人，不声不响地潜出了京师德胜门。上一次出德胜门在清晨，这次在深夜，几乎没有人看见。出了德胜门，直奔居庸门。京师距居庸关约 45 公里，朱厚照等一行人，很快就偷渡了居庸关。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宣府。由京师到宣府约一百四十公里，从八月二十三日夜出城，二十八日到达宣府，大约走了 5 天左右，每天平均行进 28 公里。这次吸取上次的教训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居庸关，那位挡关御史再也阻拦不了。同时还命令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，任何官员不许出关。等到京中的朝臣们得知此事时，为时已晚。而且居庸关既被封锁，无法见到皇帝，只好大家写了奏疏，劝皇上回京处理国家大事，形式地送上去，算尽了心，也推托了责任。

朱厚照这次出关，头等大事还是要到宣府去玩一玩，其次的一个主意是要到西北边塞去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功。因为无论是大明天子，还是满朝的武官武将，立边功

是最大的荣耀，也是他们一生的追求。远的像汉武帝击匈奴、通西域，近的像明成祖的五次北征，都使他们成为历史上的伟大君主。这种观念不但历代帝王有，明朝的历朝皇帝也有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朱厚照有这种“立边功”的观念，并不足为奇，只是他又比明朝其他皇帝更多了些因缘，那就是朱厚照这次出关巡幸，又想做“西北之行”的壮举，都和他身边的边军将领的怂恿有关。豹房中的边帅主要是出身于宣府镇和延绥镇，其势力的核心是宣府镇边将江彬等人，而且内调的边军，也大多数是宣府兵，再加上江彬是宣府人，他的有关熟人都在宣府镇的边军中，也就是他在宣府还拥有较大的实力。这次朱厚照巡幸宣府，恐怕他们的作用最大。皇上能驾幸宣府，不但使宣府边军与皇家加强了关系，实际上更加强了自己在豹房中的政治地位。促成朱厚照巡幸宣府和太西北，江彬起了相当的作用，而且江彬必定要引朱厚照到宣府，这里面也包含着豹房内部的权势斗争。原来在豹房中，江彬与钱宁两派势力斗争已经很激烈。有一天，豹房的人

都围观“搏虎”游戏，朱厚照下场搏虎，要求一位勇士协助，他先招呼钱宁下场，但是钱宁胆怯了，退缩不前。朱厚照笑着说：“谁说你勇敢？”江彬见状，赶紧下场，老虎很凶，低吼着步步逼近皇上，情势危殆，江彬施出勇力，制服老虎。朱厚照从此认识到钱宁在自己遇有危险时，不会效忠，而江彬能忠心向前解救。但他仍然不露声色，开个玩笑说：“我自己能制服老虎，用不着你（江彬）来搭救！”这样一来，钱宁不必太觉难堪，江彬也不必觉得立了什么大功。但是自此以后，无论钱宁在朱厚照面前如何讲江彬的坏话，朱厚照都不愿意听了。江彬也看得出来，钱宁在千方百计地算计他，想方设法想把他撵出豹房，自己只有进一步取得皇上的信任，如果有可能控制住这位青年皇帝，那么多少个钱宁也不是对手了。江彬开始以两件事来鼓动朱厚照离开京城到西北巡幸。一件事是宣扬宣府这个地方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由于接近蒙古，兵将都能征善战，如果再联合大同镇的边军，立边功，壮皇帝威武，是不成问题的。这件事说得朱厚照心里

直痒痒，这对于一个好骑射、好武事的青年皇帝来说太具吸引力了，他多么想到那个边关、那个广漠的塞外，一展自己的雄风！另一件事是江彬向朱厚照介绍边镇宣府的繁华情景，那里不但山川壮丽，而且居民众多，更多有“美妇人可取”。皇上如果老在皇城呆着，既闷得很，又受那些朝臣们左一个右一个谏章的干扰，终日不得消停，也不自由自在。当时宣府镇是北边的边防重镇，因为这里距京师最近，而且每年有大量的白银军饷输入到这里，大批的内地商人也被吸引到这里作生意，宣府成为16世纪北部边境一个繁华的边陲城市。这样别有风趣的城市对于久居皇城的朱厚照来说，也是一个充满光怪陆离的幻境，这也是使这位青年皇帝下决心出游宣府的一个原因。

朱厚照到宣府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营建“镇国府”。这所府第规模宏丽，所以取名“镇国”，是由于朱厚照自己在自称“威武大将军”之后，又自己封自己为“镇国公”，这座“镇国府”就是他自己的府第。在这里具备了各种玩乐设施，命令北京要把重要奏章都送到这里核准，才能实行，

所以这里成为“第二豹房”。朱厚照在这里要比住在豹房更惬意，似乎不再想回北京了。第二件事就是开始他的更为放荡的生活。宣府比起京师的皇城来讲，已经远离皇家传统礼仪环境，朝臣们那些规谏，祖宗的那些“祖训”、“祖制”，这里不会见到了，有的只是随心所欲的游戏淫乐和毫无顾忌的放纵。朱厚照到达宣府不久，每当夜间就领着一队亲信人等，在宣府街道上游荡，遇到“高门大户”有身份而且富有的人家就闯进去，索要妇女，那些富有之家只得用重金贿赂江彬等人，以求免祸。皇上既然如此放纵，部下的边兵就更加施虐，动不动因为无柴做饭，就拆毁民居。这样由一位荒唐的皇帝率领的虎狼一样的边兵，把一座繁华的边陲重镇搅得一团糟，原来熙熙攘攘的街道和繁荣的商业立刻冷落下来，人们白天也要把门关起来，以防不测。

朱厚照在宣府，正逢这一年的立春，照例要举行迎春仪式。在北京时，立春日的迎春仪式由顺天府筹办，主要的内容是“进春”。所谓“春”指用竹木搭成一座可以抬行